



道一編卷五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五條所謂終焉

若輔車之相倚者

附見陸子之說十條

朱子答項平父書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

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按此書則知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褊心自用。務強辨以下人者。於是可惕然而懼。

幡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杌鑿之嫌。書附書左。

附陸子與趙詠道書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

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

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
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
按。草。廬。吳。氏。爲。國。子。司。業。謂。學。者。
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
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
德。性。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
故。學。必。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
當。時。議。者。以。草。廬。爲。陸。學。而。見。擯。

焉。然。以。朱。子。此。書。觀。之。則。草。廬。之。
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

朱子答陳膚仲書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
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
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
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
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已。偏。

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按朱子書在前兩卷者曰子靜全。是禪學至此始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且勸學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即是觀之則道問學固必以尊德性爲本。而陸學之非禪也明矣。陸子之言有與

朱子相發者。謹附著之。

附陸子答包詳道書

垂諭新功。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裕。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

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

朱子與呂子約書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按此正陸子之學。平日諄復以教

人者也

附陸子論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事。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

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藐者。

附陸子與舒元賓

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

耳

朱子答陸子書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後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

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衰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按朱子此書謂邇來日用功夫頗

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蓋支離二字始見於此其謂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蓋指傅子淵子淵嘗學於朱陸之門者故又曰亦嘗痛與砭礪否考象山與子淵書有云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者正朱子之意今附于左或疑朱子書尾尚持異同之說以二書味之朱子

既自以支離爲病陸子亦復以過高爲憂則二先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矣

又按朱子他日答人有不計平日異同之說疑於陸子終有未釋然者然其言曰足下何其慮之不審而爲此傲睨之詞况賢

者之燭理似未甚精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虚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此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味其詞意蓋因其人所通書語狂僭而發非有憾于陸氏也

附陸子與傅子淵書

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躡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實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

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

朱子答呂子約書

日用工夫比後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中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症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

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其良也按此書謂方始實見得向日支離向來支離之病雖與彼中症候不同蓋指陸
朱子子而言謂或以支離而失之或以
過高而失之其所病異而失則一

也

朱子答何叔京書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

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按朱子此二書謂學者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伎倆謂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

手處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而陸子與人書曰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前言往行所當博識顧其心苟病則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事如房琯荆公可勝既乎又曰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苟動靜不能如一

是未得平穩也蓋兩先生之言不約而同者如此謹附著之

附陸子與陳正己書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以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螿蟻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

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附陸子答潘文叔書

怠惰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

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朱子答吳伯豐書

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

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按朱子謂兩種爲學之人。其一徑趨簡約。脫略過高。蓋指陸子之門人。其一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殆謂

已之門人也。然陸子晚年益加窮理之功。朱子晚年益致反身之誠。取是編前後所書者考之。則二先生之學。所謂去短集長。兼取衆善者。真入道進德不易之法程也。

朱子與周叔謹書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

徧而不能公天下之必以觀天下之理甚覺
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
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熹
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
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
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
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
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

考索也

按朱子此書勸學者且讀孟子道
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其餘
文字未須着力考察蓋與陸子爲
一家之言而陸子之言已見前卷
者不復重出間附一書以備參考

附陸子與邵中孚書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

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詁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源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嘗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

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

朱子答李子約書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日懈。覺得此心操存捨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

若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按朱子謂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又謂豈可汨沒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念慮之正。不正在

頃刻之間又謂非明實理有實行
之人往往乾沒于文義間為蛆虫
識見以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道
合志同者於是益驗陸書附左

附陸子雜說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
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
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附陸子與胥必先書

讀書最以精熟為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
卦為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
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固解說
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
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
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

曉不曉不足爲重輕。比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爲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爲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墻哉。

朱子答呂子約書

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

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按以上七書。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

却始知此未免支離曰覺得外
馳支離繁碎曰向來說話有大
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支離
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
轉迷惑無出頭處蓋朱子深有
見于後學支離之弊不可不拯
故於書札之間屢掇以語人鞭
策碎礪極其警惻所謂豪傑之

才聖賢之學知有義理之公而
無彼我之間百世之下所當刻
骨而師之者也

朱子答滕德章書

陸丈教人於收拾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
講學趨向上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

朱子答符復仲書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謂義利之間誠有難

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按此二書皆稱象山爲陸丈。所以尊禮之如此。前一書稱其收拾身心有功。居敬之益。益益者也。後一書

稱其所言明當窮理之益。精者也。朱陸二先生於是將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子答滕德粹書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說。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所

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遊也。

朱子答林退思書

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便幸略道意。

朱子答詹帥書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

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

按此三書皆致禮于陸氏門人者。蓋朱子晚年不獨尊其師而又兼重其高第弟子如此。

跋西山真氏跋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

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邪。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論篤

至平實。旣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爲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旣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

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按慈湖先生象山高第。當時攻陸學者。必以慈湖為首。然西山先生論其所得。乃如此。可謂理到之言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為朱子之世適也。與。

道一編卷五

道一編卷六

此卷凡六條。皆後賢論二先生者。後賢之論二先生多矣。然獨有取於是。為善也。焉以其究事精。審觀理平。正而無偏。黨適莫之弊也。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道園名集

臨川人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

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按朱子答葉公謹後復姓周更名叔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

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發，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心身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說，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

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稿木死灰心如墻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門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者失其宗

然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

按朱子此書與陸子有病中絕學

捐書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向來泛

濫真是不濟事之語然不見于大

全集中殆門人去之也明道嘗爲

新法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略

之歐陽公記呂范解仇事而忠宣

公於碑文刪之况學識之下先正

者宜其不能釋然於此也

貞白鄭氏表融堂錢先生墓略

先生名時家淳

安慈湖門人貞白名千齡歙人

予既為朱子立祠學宮。復表融堂先生之墓。所以息黨同伐異之論。而為至當精一之歸。夫陸氏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若異端之別為一端緒也。特所見出於高明。而或謂智者過之耳。今之學者。發言盈庭。宗朱之說。慨行

毀陸之議。肆起。豈善學前輩者哉。且朱子之言無極。天下之公言也。象山之議無極。亦天下之公言也。偶其所見有不同。故終身有不苟合者。後之黨朱而伐陸者。又豈天下之公言哉。

按此表實用朱子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之言。

師山鄭氏送葛子熙序略

師山名玉歙人

方朱陸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已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堯舜。同非桀紂。

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恠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

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以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

師山鄭氏與汪真卿書略

自周程朱子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深淺。爲所見之高下。

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矣。又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子則肆毀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某嘗謂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續密不及晦菴。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頽墮不振之

其說

習但其教盡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而見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恐有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此皆以其知而言爾至若行之之方以敬為主則不放肆而心廣體胖以謹獨為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強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高明以為何如

按此二條議論平正可驗學術之醇宜其能振高風于一時全大節于叔世也

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略

東山名沔休寧

縣人

陸先生之學與朱子不同蓋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諸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之學學乎顏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

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爲師。至朱子之告張敬夫。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闊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於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爲師。且謂幼聞伊川之言。若湯武者。觀其尚論古人者。不同如是。則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

弊。率由氣稟之偏。孟子舜跖鷄鳴之分。周子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子請其一言以警後學。先生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於二者之辨。聽者爲之動心流汗。朱子請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由然而生。誠不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之說。親授於程子。而

朱子釋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關百聖而不惑者也陸先生兄弟謂太極上不當更加無極字移書爭之往復數四累千萬言而不能相一何歟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太極所當得名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

知論太極者之不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妙也然觀朱子嘗謂子靜不知有氣稟之性則其於周子之書庸有未深考者矣鵝湖之論終以不合而罷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墁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卽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介然之頃抑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而悟其未發之心則

其要歸亦有不容於不同者乎。然而簡易支離之說。邃密深沉之說。終有未合。於是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目關節之多矣。石稱丈量者。又以銖銖寸寸爲必差。則其所甚異者。殆無過於斯矣。執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矣。至哉言也。其深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所容喙。無亦徵之於二先生所自言。

者可乎。子朱子之答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德之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伯恭也。其言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觀乎斯言。則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夫以

二先生之言如此。豈鵝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弁於莫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子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爲如何也。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緒之明。則顏曾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徵也。其工夫之密。則自洒掃應對進退而達乎脩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

哉。獨陸氏之學。則知者鮮。故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心而不求。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異乎人之致知。先生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他日朱子嘗

曰子靜是爲己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負出千古者。豈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在。擴充持守爲可略。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雖學知利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况於小子後生之至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

曰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乎。奈何前修日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察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傳會繳繞而終不知本心之何在。致力持守者。師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爲深憂而過計者。盖有在也。

按此篇曲盡二先生道德之詳獨

謂朱子去短集長之說在陸子沒世之後則恐未然蓋朱子劾唐仲友在淳熙九年陸子有書亟稱之而虞道園考朱子與陸子書所謂病中絕學捐書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及周叔謹胡季隨二書皆在一時則兩先生殊途同歸之好當不出此數歲間而謂陸子去世不及

與朱子合弁者殆未之深考也

東山趙氏贊象山陸先生象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按此亦因朱子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一句而發然歷考先正之論象山者博而費不若東山此贊之約而該也

道一編卷六終

右道一編

篁墩先生取

朱陸二夫子筆札鈔釐成帙。而次
為著說也。蓋

二夫子之學。人惟知其始之異。不
復究其終之同。故不得已為是編

以合之。然前此未之有聞。使非先生博約之至。效以示人。何足以知之。信敬閱之餘。遂命工刻梓。廣其傳。與四方學者共焉。俾知夫尊德性道問學之說。當交修並進。為造道不易之方。凡紛紛者可無容

議矣。嗚呼

二夫子去今四百有餘年。無一能要其指歸者。茲始得白於

先生之編。則

先生有功於斯道。豈為少哉。若泛然綴葺。無補世教。

先生亦奚暇為之。竊恐不諦觀者。或尚持於初說。因識其後。雖然大賢君子之道。在天下後世。必有公論。豈以人言之是非為加損哉。

弘治庚戌冬十一月朔旦門生祁

閻李汛識



